

卷二十四 輕重

管子集註



管子卷第二十四



房

玄



劉

績補注

社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

相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相
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
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
面禹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
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

則遠者䟽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
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
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
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仇
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胷之
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
足雖在下不為憂夫海出汙無止山生金木無息
草木以時生噐時靡幣涕水之益以日消終則有
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
友不善於群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
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楛之所
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
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
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
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
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
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

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相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一鑿

一鐸一推一銓然後成為農二車必有一斤一鋸一

鈺一鑽一鑿一鈇奇休反一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

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鈇時橘反然後成為女請以令

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

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

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

矣故善者不如惡得其十君得

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

為上虜矣

相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壘諸侯敵鍾之國也

饋側華反山諸侯之國也河壘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

國者豫戒者也相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

河壘諸侯敵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

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蕘菜此之謂豫戒相公曰

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敵鍾之國

也故粟十鍾而鎰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
釜而鎰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
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
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
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
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若之所宜得也正籍
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得而斂其所強求
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怨予之則喜民情固
然先王知其然故先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

民之司命也

實也先王善

其通貨以御其

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
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
者不從望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
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
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
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

氏其強本節用道是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相公曰寡人欲母殺一士母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汝淵涿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而獲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相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獲量其丈一畝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

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相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相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相公乃即壇而立窳戚鮑叔隰朋牙賓胥無皆羞肩而立管子執抱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

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
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
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一金一朝素賞
四萬二千金廓然虛相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
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
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
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
金之利也丘子曰善相公曰諾乃誠大將曰百人之
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
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
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
妻諒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
鄉乎相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
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
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
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相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為
之出賂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書賈百

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
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
足矣

相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周寡
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塚壘不為
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一列稼緣封十五里
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
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一是有萬粟之號而
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於諸侯也提特合

象弱也事一強者謂之衡哉波也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

令為可耳相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

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十鍾之家不行次解曰

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不之一千

之十而困窮之數困立倫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窮

之數令之曰國貧而不用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集

困窮而不能提損焉提損謂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

數直猶當也謂決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

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

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歲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眩若此則菹菜鹹鹵澤斥山開垠壘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管子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通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

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釜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相

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歲使卿諸侯歲千鍾令大夫歲五百鍾列大夫

列大夫大夫中大夫歲

百鍾富商蓄賈歲五千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相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歲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相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

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相公曰然則衡數不可
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
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相公曰然則何
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
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
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
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
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
得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如相什而相百物

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相公曰皮幹筋角竹箭毛羽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
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為可耳相公曰行事奈何管子
對曰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
乘者有藹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
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七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相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

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陰里者築城也使其牆三重

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因使玉人刻石而

為壁刻石刻其蓄石尺者萬象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

中四千瓊中五百好倍肉璧之數已其管子西見天

子曰幣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

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

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

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

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布泉輸齊以收

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

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

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春每

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

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請從

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

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

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來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相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相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

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蒞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下采杼栗曰獵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萬績而

為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
鍾其出之中鍾五金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
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黃汭為益梁
濟取漁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
七百萬其出之中百二十也受息之萌凡百餘家凡
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千萬鍾受子息民參
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
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相
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請以

黃獻者皆以鑄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

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
酌之酒太宰行觴相公舉哀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
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
有鑄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為吾貧萌決其
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
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相公曰不可
子使吾萌春有以俸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
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昔

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絕也而決四方于
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
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廢乎君之
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大下
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
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苴之於萊純
錙緇之於萊亦純錙也其中周十金萊人知之聞
蔡苴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

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糶欲以東之賤

而西之貴為之有道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公為百泉則錙二十也二升八合曰錙齊東之粟公

十泉則錙二錢也請以令籍入三十泉得以五熟

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二

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

者得食寒者得衣無衣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

此則東西之相彼遠近之準平矣

君下之... 錢準... 西之人... 則... 三不

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 仁制義成其霸業... 刑篇三偏行不盡也

相公曰衛數吾已得聞之矣請照國唯管子對曰

春且至溝瀆既而不遂殆各報上之水不安於厥

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疇殘禾故云謹守泉金之

謝物且為之舉大具雖... 以衣... 奉... 給謹守泉金

之謝... 且為之舉... 秋... 真... 求... 弦... 謹... 絲... 磨

之謝... 且為之舉... 奉... 冬... 一... 六... 糧... 食... 不... 給... 黃... 金... 之... 賞

小戶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

蓄實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聞於馬請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相公曰天

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大夫服天之使

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相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

行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

故智者從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相公終神管子入復相公曰地重投之哉北國有物

風重投之哉北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

流血浮丘之戰，誓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蓋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曰：蓋星出，齊人恐，漲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未者，皆勿敢立，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以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歸，六穀菽粟泉金歸，六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承天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相公曰：大夫多其財而不出，腐於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言以令，曰：成陽大夫，謂之相公曰：何哉？管子對曰：成陽大夫，能其被絺，然也，鴉舍餘，秣齊鍾鼓。

七聲吹笙箎，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母後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相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仇民，此之謂繆數。

相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間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此何以本業也

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我事失其本管子對曰惟繆數

為可耳繆讀曰繆假此相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

貸之家推表皆聖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州通之

師執拆筭曰君且使使者相公使八使者式壁而聘

之以給益菜之用令使者賣石壁而與仍稱貸之家

皆齊者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

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

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

之求使吾萌春有以俸報夏有以決苦而給上事子

之力也是以式壁而聘子以給益菜之用故子中民

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皆執之券皆折毀之

所書之債皆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振貧病分其故

實故國中六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相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

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瓌

洛之水通之枕莊之間相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

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靡然益貧相公召管子

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瓌洛之水通之枕

莊之間

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蠶氓巨雉翡翠燕小鳥
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為僻
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蠶地巨雉新冠
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翠燕小鳥被於暮故賤
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
為不貧乎相公曰善

相公曰五衢之民袞然多衣弊而履穿寡人欲使帛
布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
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相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

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履相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
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
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
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
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因不發五穀
不播麻桑不種蠶纊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
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相公曰善

相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
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

新成國京者二家

大曰京

君請式璧而聘之

式用也璧石璧也聘

問也賜之以璧仍存問之相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休

業而為國京以歲菽粟五穀者過半相公問管子曰

成困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

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山功立而名成下

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為君壹舉而名實俱在也民

何為也

相公問於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

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

穀實乎麥之始也管子問於相公敢問齊方于幾何

里相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

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池龍夏其於齊國四分

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墾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

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也相公遽然起曰然則為

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為國基

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

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

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

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
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
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
許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
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
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於系未為系籍系
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
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
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
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
有世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
時之輔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
徐疾一可以為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
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
有乎貧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形而王
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
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

無賞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
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蹇終身無咎王霸
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
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
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相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
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
子對曰處戲作造六筮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

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耨五磬淇山之陽九州之
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鑿鑿生火以熟羣
臊民食之無茲暵之疢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
竭澤有虞之王燒增藪斬群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
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
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一蠶絲十七港疏三江
鑿玉湖道四涇之水以敵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
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車
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備六藝

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
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
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
行義柰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
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相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逢古蜂字言魯梁蠶螬也齒之有脣也

二國常為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

曰魯梁之民俗為緝徒突反緝之厚公服緝令左右

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

一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緝矣相公曰諾即為服於秦

山之陽魯梁二國在秦山之南故為服於十日而服

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緝千匹賜子金

三百斤付至而金一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

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緝十二月而管子

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

緝緝而踵相隨緝謂連續也緝車轂駕馬騎連伍而

行轂上角反轂也言其車轂往來相管子曰魯梁可

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緝則

母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

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應聲之正無以給上之應聲

謂急速之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緋脩農穀不可以

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齊糴十錢穀斗二

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

請服

相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

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為一奈何管

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相公曰諾令謂左一沐涂

謂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問其年民被白而清

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

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

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墜也衆鳥

居其上丁壯者胡充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

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

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

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

以鄉不資也

相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為之柰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為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友農二年相公止柴萊莒之糶三百七十齊糶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相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

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為之柰何管子對曰即以戰國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相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相公與民通輕重歲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主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群害也明主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群害則是楚之福

也天且以齊糶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
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日子
為我至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
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
涂隰朋教民歲粟五倍楚以生鹿歲錢五倍管子曰
楚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
得而脩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
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_得而脩穀穀不可三月而得
也楚糶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楚之南楚人降齊者
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

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績按疑利此三字狐白應陰

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

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

其本而出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

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

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其

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

者以無金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弊。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脩使三年而代服。

相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柰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之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賈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即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脩罷。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後燕代

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城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
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
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曆曆生
生四時四時待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以冬日
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
六里而壇服青而統青搢王禔帶王監朝諸侯鄉大
夫列士循於百姓曰祭日犧牲以魚發號出令曰

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燕室

鑿鑿堽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鋤鋤又擅權

渠緄縹所以御春夏之事也績按鋤之姚切錄也鋤詳理切必具教

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

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

皆就官而哀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

為功寡者為累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

相之累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去

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
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
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為
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
之產今也

以春日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
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
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毋誅大臣毋斬大山毋
戮大衍滅三六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始數九二天子祀
於太宗其盛以粢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
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禘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
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
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
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
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
非所以祇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大雩西出其國日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白搢玉搃帶錫監吹埙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曰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

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大冰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蒞人薪藿草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獲而不獲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獲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

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也張邦當弩鉞釋當
劔戟獲渠當脅軻箠並當採楛故耕械具則戰械備
矣

管子卷第二十四終

